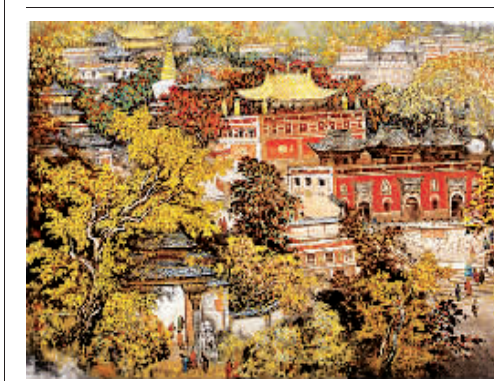


在家旁边的小弄堂被一条宽阔的水泥路取代之前，我在拥挤的小马路旁淘到了近百本小人书。这些半新不旧的小人书摊在破旧的塑料布上，和菜叶子、垃圾堆、自行车、留鼻涕光屁股的小孩混在一起，在薄暮的光亮或昏暗的街灯下闪烁着旧岁月的气息。这些小人书大多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版本，如此巧合地对应着我的少年时代，它们是我成长岁月中唯一可以阅读的书籍，如今已无一存留，但给我带来了隐秘、难忘和激动的童年。不曾料，二十余年后，我会在城市的一隅与它们相遇，拂去岁月的尘埃，熟悉的画面一一呈现，给我带来了激动不安的回忆。

我的少年时代，除了课本，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是无书可读，的确无法在贫瘠的乡村里找到书籍。小人书是个意外。在我还未识字孩童时代，爱缠着会讲故事的堂姐，她给我们讲述《大闹天宫》《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反复讲述的这几个故事，我却百听不厌。我上学以后发现，堂姐原来藏着几本小人书。于是给她捶背，给她捏脚，给她跑腿，软磨硬施，终于一一讨来看过。但很快就觉得不过瘾。有一日去打酱油，突然发现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与花花绿绿的糖果摆放在一起的，居然还有彩色封面的《木偶奇遇记》《哪吒闹海》。于是一分一分地攒钱，一等到足够买一本，便飞奔而去买来，小心捧回，寻个角落迫不及待看起来。

小人书用最节制的语言，配以画面，将故事情节最大化，它其实在教会一个人怎么样用简短的话语，将一件事情表述清楚，同时又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当我的肚子里有了一些故事以后，把它们讲出来成了我新的爱好。我带着那些比我还小的孩子游荡于村头巷尾，找到一棵树下或者一片草地，就一屁股坐下来滔滔不绝开讲。有好几次，我还在班级和年级的讲故事比赛中拿到第一名。我一向严厉的父亲因此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还在我母亲面前好好地表扬了我一番，从此认为我或许可以走上读书这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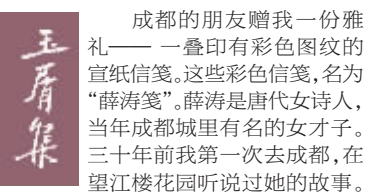
小人书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知识，我后来不只一次看到，一些作家的少年时代都受益于小人书。事实上在很多文学作品被视为“毒草”的年代，只有连环画才是唯一可读的书籍。种类很多，据查，“文革”十年出版的连环画有 1500 多种，印数也十分惊人，仅《铁道游击队》，自 1955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先后就再版 20 次累计印数 3652 万册。正是这样庞大的数量和种类，没有将我遗漏，使我在贫瘠的乡村仍然可以看到名目不少的小人书，给我的成长岁月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可惜，我对那些画面兴趣不大，而对那些有限的文字百读不厌。这也注定了我后来喜爱写作而无缘绘画，在创作时又热衷抒情而不爱写实。



苗重安是一位不畏艰险的北方汉子。他 1938 年出生在山西运城，1960 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按照当时国家“抢救传统”的文化战略，他被派到上海中国画院拜贺天健先生为师，学习传统中国画。像许多谙熟传统的老先生一样，贺天健要把这位新来的学生引进民族传统的大门。苗重安在贺天健那里补的是从传统中国画技法到传统中国画精神的课。应该说，他这时才真正摸到了中国画的大门。之后几十年，苗重安不断地在探索、摸索。

出生的自然环境和幼年受到的熏陶，使苗重安对严峻、崇高的北方山水有着深厚的感情，而青年时期受到的西式素描教育和兼有中西两家之长的写生方法，使他初步获得了造型技能。

苗重安的作品主要写黄河，“为黄河立传，写华夏之魂”。在黄河滚滚流动的波涛中，他感觉到了民族顽强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描绘和赞颂黄河中，他获得了精神的



成都的朋友赠我一份雅礼——一叠印有彩色图纹的宣纸信箋。这些彩色信箋，名为“薛涛箋”。薛涛是唐代女诗人，当年成都城里有名的女才子。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成都，在望江楼花园听说过她的故事。

花园中有“薛涛井”，传说薛涛就是用这口井中的水制作笺纸，使用“薛涛箋”，曾是当时文人墨客时尚。

在《全唐诗》中，收有薛涛的一卷诗作，共八十九首。据传薛涛著有《锦江集》，收入诗歌五百首，可惜已失传。现在能读到的，只是她的一小部分作品。薛涛从小便显露出诗人才华。八岁时，她听到她父亲指着花园里的梧桐吟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随口便接了两句：“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父大惊，一是为女儿的才华，二是觉得这两句诗涵义不祥，认为女儿日后可能会成为青楼乐伎，后来果然如此。薛涛虽是乐伎，但却因才过人而受尊重。当时住在成都的文人雅士，都和薛涛来往，并作诗酬唱。这些诗人中，有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还有元稹。

白居易写过《与薛涛》，是他题赠给薛涛的七绝：“峨眉山势接云霓，欲逐刘郎此路迷。若似刻中容易到，春风犹隔武陵溪。”这样的诗，并非游戏应酬，可以感受到白居易对这位女才子的尊重。王建在诗中议论薛涛时，曾由衷感慨：“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的诗作被他推为女中之冠。

关于元稹和薛涛，要多说几句。薛涛

赞“梅州大侠”廖安祥

中国一向有敬重侠义之士的传统，常用“侠肝义胆”、“侠骨义肠”来赞美这些人的可贵品格。司马迁的《史记》专设《游侠列传》，为那些侠骨义士树碑立传。历代稗官野史也都赞颂侠义之士。为建立民主中华而捐躯的秋瑾烈士被称为“鉴湖女侠”，即为一证。



升华。从 1998 年开始，他跋涉万里，到青海黄河源头至巴颜喀拉山、扎陵鄂陵湖，到山东黄河入海口以及太行山等地观察、体验和写生，最后完成了“黄河颂系列山水画”。这“黄河颂系列”，写的是黄河流变的历程以及沿岸的景色，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忧患和奋起的历史，

与母亲河相通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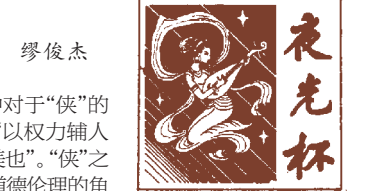
写我们民族深沉和广阔的胸怀。这苍茫的黄河源头，这雄伟的太行山谷，这宽阔的人海口，还有那些万千气象的西岳华山、东岳泰山、晋陕峡谷、壶口瀑布以及那些标志着民族悠久文化历史的轩辕庙，刻记着我们民族奋斗印迹的龙羊峡……苗重安着眼的不是这些自然景色与人文景观的外貌，而关注的是它们所体现的一种生气、一种力量、一种宏大的精神。而这种生气、这种力量与精神之所以能在画面

上得以体现，靠的是作者自身的胸襟、修养与感情积累。苗重安勤奋敦厚、实在的秉性与开阔的性格，在体验与描写黄河两岸景色时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也在不断地净化着自己的心灵世界。他缘物寄情，把具体、细致的客观物象描绘与抒发自我的主观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景象位置的经营，它们整体与细部的呼应关系，实写与虚写的相互照应，以及物象轮廓的清晰与融洽，都体现着作者饱满而细致的感情。大幅严密的实写更彰显了画家对整体关系的处理、笔力的苍劲与墨彩润湿之间所造成的气韵的准确把握，叙说着黄河饱经沧桑的经历、表达着他内心的激情。

风流绝代说薛涛

赵丽宏

中有一些印象颇深。譬如她的《春望词》四首，情感深挚细腻，是难得的佳作：其一：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其二：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吟。其三：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其四：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知。这些诗中，有薛涛的自我写照，她的自怜自哀和自爱，悄然流露在优美伤感的文字中。这是男诗人写不出来的。薛涛的诗，广为传诵的不多，但“薛涛笺”却一直流传至今。有人在一副对联中历数古人绝艺：“少陵诗、摩诘画、左传文、马迁笔、薛涛笺、右军帖、南华经、相如赋、屈子离骚、收古今绝艺，置我山窗”，薛涛的名字，赫然与屈原、杜甫、王维、司马迁、王羲之等人并列，这也是这位女诗人的荣耀了。



数端加以说明。

1941 年香港沦陷，困留在香港的大批爱国人士和进步文化人，顷刻之间陷入万分危险境地。廖安祥根据南方局周恩来、廖承志的指示，协同广东地下党，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将何香凝、廖承志、柳亚子、经普椿、连晋、乔冠华、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等，营救离开香港，回到内地。茅盾将这次行动称为“抗日战争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何香凝在回忆当年脱险的诗中说：“万里漂零意志坚，怕为俘虏辱当年，河山不复宁头断，逆水行舟勇向前。”她所说的“逆水行舟”就是当年廖安祥护送她在海上辗转七昼夜，终于到达内地的情景。

1949 年，第一届全国政协将在北平召开，许多居留香港和海外的爱国人士无法赴会。廖安祥根据广东党组织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与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联络，巧妙地将居留在海外的陈嘉庚、黄绍竑、吴荻舟等大批爱国人士安全顺利地护送到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廖安祥为完成从香港偷运国

仰望天空

胡子林

“追星”，就是追明星，以往也有，尤以近几年为甚，为时尚，为疯狂。不过，江山代有明星出，且出得快，一个明星能够被连续追捧的年月已经不太长。然而，卞毓麟教授告诉我们，有一个“明星”被人追捧了千年万年，不，甚至 10 万年，50 万年，甚至更长。它就是天空中突然出现的拖着一把闪闪亮光大扫帚的彗星。对于上古的初民，还有什么比天空中突然出现闪亮光大扫帚更令人惊悚的？这种惊悚一直持续到了近代。面对神秘的星空，人类成了天生的“追星族”。卞教授是天文学家，却娓娓道来，他不从天文学讲到天文学，他讲天文，他又讲历史，讲艺术，讲宗教，讲文化。他从如此广阔的角度讲星空，讲出星星从古至今一直被人类追捧的精彩传奇。

他的故事从人类追逐彗星开始。

公元前 44 年 3 月 16 日，恺撒大帝遇刺，死在罗马元老院庞贝雕像的脚下。那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大彗星，罗马人相信，它就是那位独裁者的灵魂；《圣经》里说，耶稣出生后，有几个国王在东方看到了他的圣诞之星，并在它的引导下来到耶路撒冷。圣诞之星行到耶稣出生地的上方停住，博士们由此朝圣了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此后有无数画家以耶稣诞生为题作画，公元 4 世纪时的一幅画表现得有趣，让照射着小耶稣的圣诞之星，带着一长长的尾巴，当然，目前还考证不出这位无名画家是不是有意想把他画成彗星。不过，到了 14 世纪意大利大画家乔托的作品里，博士朝圣耶稣时出现的圣诞之星就活脱脱形态逼真得像颗大彗星了。在传说中的耶稣诞生之年并无特大彗星出现，但这并不阻碍画家的创作灵感和自由，伟大的乔托在完成这幅作品的前两年，看到了当时尚未被命名的哈雷彗星；亲眼目睹 1682 年大彗星“回归”地球的牛津大学教授哈雷，精确考证并有史以来第一次预言，这颗大彗星大约每隔七十五六年才让地球人观赏一次。这颗大彗星因此被命名为哈雷彗星；一个人活七十五六年并不稀奇，一个人一生能两次看到哈雷彗星却是很难得，但就在我国，曾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的张钰哲教授，曾任上海天文台台长的李珩教授，曾任北京天文馆顾问的李鉴澄教授等都是哈雷彗星在 20 世纪两度回归的见证人……

人类追星的故事何其精彩。人类其实更重视追逐行星。他们犯了许多错误，但他们在不屈不挠的追逐中变得更加聪明和智慧。他们从肉眼追星到发明和不断完善望远镜。他们把追星的太阳系疆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外扩张。他们直接上了月球……追捧彗星只是人类追逐星空传奇的冰山一角。

作为著名的科普作家，卞毓麟教授极具讲故事的本事和文学才华。他说，他是为《新民晚报》读者群同一类型的读者来讲“追星”故事的。但他并不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围绕星空讲历史艺术宗教文化，他通过讲述历史艺术宗教文化来折现人类漫长的“追星史”。诚如大哲学家康德所说：仰望头上美丽的星空，就能引起心灵的震撼！卞毓麟教授通过《追星》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被星空震撼的。

仰望星空是美丽的。仰望星空人类才逐渐开阔了视野和胸怀。仰望星空人类才有了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执着。我想，这就是卞毓麟教授写《追星》所希望的。

夏日读书 明请读一篇《贵在真实》。

家急需的战略物资，想尽一切办法，不惜遭到误解，忍辱负重，完成运送煤炭、钢板、大米、战略物资等国内急需的物资的任务，使国家渡过难关。

廖安祥半个多世纪在香港和广东做生意，惨淡经营，创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有人称为“可以买下九龙半条街”。他作为国家干部，轻财重义，离休前，将自己的全部家业，无偿交给国家，没有给子女留一分钱。后来又把自己 100 多万元退休金也捐献给了梅州，为家乡修桥建路办教育。

廖安祥 90 高龄之时回到梅州参观访问，看到新建的梅州嘉应大学，十分高兴，便无偿将其多年收藏的字画 110 多幅全部捐赠给嘉应大学。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刘海粟、耿飚、黄镇、吴作人、娄师白、李可染、董寿平、黄永玉、关山月、李苦禅、黄胄、赵少昂、黎雄才等大家名家作品。捐赠之后，他连一张收条也不要。

这就是“梅州大侠”廖安祥。美哉！壮哉！好一个“梅州大侠”！

钟等销毁铸钱。除道教之外，其余大秦穆护、僧人二千余也勒令还俗。不久，二街又增八寺。唐宣宗大中元年，允废寺僧尼复原。政策变了。

柳公权是元和进士，累官太子太师，善书，结构劲峭，自成一家，后安左右二街只许各留二寺：左街慈恩、世儿童学书，大都从柳书玄秘塔入门也。唐元和年间王公大臣碑记非柳书不可，否则旁人以为不孝。

玄秘塔帖及其他

鸟巢